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清代「論詞絕句」
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下）

趙福勇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下）／趙福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4+28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一輯；第 20 冊）

ISBN 978-986-254-738-0（精裝）

1. 清代詞 2. 宋詞 3. 詞論

820.91

101001399

ISBN-978-986-254-738-0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一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254-738-0

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下）

作 者 趙福勇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一輯 30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論詞絕句」
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下）

趙福勇 著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1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1
第二章 清代論詞絕句概說	13
第一節 清代論詞絕句之彙編	13
一、況周頤《餐櫻廬詞話》	14
二、趙尊嶽輯《論詞絕句》	15
三、饒宗頤《詞學平論史稿序》	15
四、吳熊和《〈詞話叢編〉讀後》	16
五、孫克強《清代詞學》	20
六、吳熊和《唐宋词匯評（兩宋卷）》	22
七、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	27
八、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	37

第二節 清代論詞絕句之濫觴與發展	39
一、清代論詞絕句之濫觴	39
二、清代論詞絕句之發展	52
第三節 清代論詞絕句之內容	73
一、詞體論	73
二、詞人論	76
三、詞作論	81
四、詞籍論	84
五、詞派論	87
第三章 論北宋前期詞人及其作品（上）	89
第一節 論柳永	89
一、生平之箋說	89
二、詞風之辨析	100
三、名篇之評賞	114
第二節 論張先	123
一、「三影」雋句，蜚聲詞壇	124
二、風流韻事，哀愁詞情	135
三、張、柳齊名，較論爭勝	141
第四章 論北宋前期詞人及其作品（下）	149
第一節 論晏殊	149
一、剛方宰輔，多情詞篇	149
二、紹述《陽春》，啓導後進	155
三、清華逸韻，詞家正宗	159
第二節 論歐陽脩	169
一、風流多情之稱述	169
二、詞作真偽之辨析	174
下 冊	
第五章 論北宋後期詞人及其作品（上）	209
第一節 論蘇軾	209
一、豪放詞風之論辨	209
二、婉約詞作之顯揚	239

三、協律與否之探究	247
四、〈洞仙歌〉詞之考校	253
第二節 論秦觀	265
一、感傷詞情之論證	265
二、詞壇宗師之頌揚	276
三、名篇佳製之評賞	292
四、秦、柳二家之品騭	297
第三節 論黃庭堅	304
一、多元詞風之論辯	304
二、秦、黃二家之評比	312
第六章 論北宋後期詞人及其作品（下）	325
第一節 論晏幾道	325
一、憲章大晏、後主、《花間》	325
二、韶雅俊逸之詞風	337
三、深切斷腸之詞情	344
四、〈鷓鴣天〉詞之頌揚	351
第二節 論賀鑄	356
一、借鑒古典之推尊	356
二、多樣詞風之稱揚	362
三、〈橫塘路〉詞之論釋	368
第三節 論周邦彥	397
一、知音協律之讚譽	397
二、借鑒古典之頌美	410
三、內容意境之評議	413
四、倚聲典範之論辯	425
五、本事軼聞之稱引	440
第七章 結 論	445
參考書目	451

第五章 論北宋後期詞人及其作品 (上)

第一節 論蘇軾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諡文忠，著有《東坡樂府》（一作《東坡詞》）。清代論詞絕句有關蘇軾之評論，約可歸納為：豪放詞風之論辨、婉約詞作之顯揚、協律與否之探究、〈洞仙歌〉詞之考校等四端，以下逐項析論。

一、豪放詞風之論辨

（一）辨其義涵

晚唐五代以降，詞作大抵不出尊前花間、離情別緒之範疇，用以娛賓遣興。詞人含宮咀商，剪紅刻翠，運化綺靡側豔之言，抒發綢繆纏綿之情，以付玉人檀口，形成婉約柔媚、綉麗工緻之風格，所謂「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註1〕}而蘇軾以其橫放傑

〔註1〕〔五代〕歐陽炯：〈花間集敘〉，見〔清〕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之《花間集》，頁503。

出之才情、超然磊落之氣度異軍特起，以詩爲詞，視詞爲新詩體，以詩之表現手法填詞，拓展詞之題材、內容、意境、功能，所作踔厲駿發、跌宕排募而不拘墟於音律，樹立豪壯雄奇、恢廓超曠之詞風，一新天下耳目，直造前賢所未及處。

宋人曾以「豪放」形容蘇軾其人其詞，曾慥〈東坡詞拾遺跋語〉曰：「傳之無窮，想像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註2〕所言「豪放」兼指蘇軾之人品與詞風；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則公（案：指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註3〕所言「豪放」殆指蘇軾之填詞作風。〔註4〕逮乎明代張綬《詩餘圖譜·凡例》則曰：

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註5〕

張綬係以詞風爲準而將詞體分爲婉約、豪放二者；婉約爲正，豪放爲變；且以蘇軾爲豪放詞人之典型。

清代論詞絕句作者審度蘇軾詞風亦常著眼於「豪放」，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九曰：

坡公餘技付歌脣，擺脫穠華筆有神；浪比教坊雷大使，那

〔註2〕〔宋〕曾慥：〈東坡詞拾遺跋語〉，見〔明〕吳訥原編，林大椿重編：《百家詞》（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92年）之《東坡詞》，頁381。

〔註3〕〔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五，頁66。

〔註4〕此處有關「豪放」之指涉，參引王水照之說，其〈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曰：「『豪放』一詞，一般用以指人的氣度性格，或指藝術風格。……然而在蘇軾論藝術和宋人評蘇詞的言論中，『豪放』還含有另一種意義：主要指放筆快意、揮灑自如、擺脫束縛的創作個性」，《蘇軾論稿》（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頁184。

〔註5〕〔明〕張綬：《詩餘圖譜·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冊一七三五），頁473。

知渠是謫仙人。（陳無己云：「東坡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工，要非本色。」）〔註6〕

首句稱述蘇軾以其餘力填詞，本於王灼《碧雞漫志》所謂「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註7〕次句謂蘇軾下筆有神，恣縱揮灑，不受傳統穠豔華麗詞風之束縛，亦謂蘇軾所作神妙絕倫，能於穠豔華麗之外，別立豪放瀟灑之詞風。蘇軾之能擺脫傳統詞風，蓋不以詞別是一家，突破詞為豔科之藩籬，以詩為詞。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後山詩話》曾曰：「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註8〕囿於傳統詞風，直指蘇軾以詩為詞不符詞體本色。鄭方坤則對此說不以為然，謂蘇軾乃謫居世間之仙人，所作出神入化，臻於天工，陳氏妄以人巧之教坊手藝人雷中慶為比，〔註9〕殊為不類，而蘇軾既為睥睨群倫之謫仙人，自

〔註6〕〔清〕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九，《蕙尾詩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八），卷五〈木石居後草〉，頁314。

〔註7〕〔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一，頁83。

〔註8〕〔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冊一，頁309。案：《後山詩話》實非陳師道親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辨之曰：「今考其中於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極天下之工，而終非本色，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雷萬慶（案：當作雷中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師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安能預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為譬況，其出於依託，不問可知矣。至謂陶潛之詩切於事情而不文，謂韓愈〈元和聖德詩〉於集中為最下，而裴說〈寄邊衣〉一首詩格柔靡，殆類小詞，乃亟稱之，尤為未允。其以王建〈望夫石詩〉為顧況作，亦間有舛誤。疑南渡後舊藁散佚，好事者以意補之耶」，見〔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卷一九五「《後山詩話》提要」，頁4356～4357。

〔註9〕《鐵圍山叢談》曰：「太上皇（案：指宋徽宗）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

無須與凡輩較量工拙，本色、別格之爭辯亦屬無謂。再者，「謫仙人」亦爲李白專稱，〔註10〕李白才氣橫溢，創作純任天真自然，所作樂府歌行更以雄偉勁健、縱逸奔放著聞，而鄭方坤曰：「那知渠是謫仙人」，殆以蘇軾追配李白，以其豪放之作風與風格相近也。清初尤侗曾泛言蘇軾、陸游、辛棄疾、劉過諸人同具李白之風，〔註11〕而鄭方坤獨以蘇軾之「擺脫穠華筆有神」接武李白，所論更爲深至，其後不乏踵繼揚推之論者，如劉熙載稱蘇軾「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註12〕又如陳廷焯曰：「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註13〕

而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一七論及蘇軾詞風則將「豪放」、「婉約」對舉，詩曰：

紅牙鐵板盡封疆，墨守輪攻各挽強；莫向此間分左袒，黃金留待鑄姜郎。（東坡問幕士云：「我詞比柳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姜堯章所著《石帚詞》，戛玉敲金，得未曾有。）

〔註14〕

〔宋〕蔡條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頁107～108。

〔註10〕《本事詩》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唐〕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冊上，頁14。

〔註11〕尤侗〈詞苑叢談序〉曰：「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清〕徐欽編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3。

〔註12〕〔清〕劉熙載：《藝概·詞概》，「坡詞近太白」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四，頁3690。

〔註13〕〔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東坡詞人不易學」條、卷八「詩詞皆有境」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四，頁3783、3977。

〔註14〕〔清〕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一七，《蕉尾詩集》，卷五〈木

此絕主論姜夔，而前聯涉及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及其相關軼事，該詞全文如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註15〕

起首描敘滔滔滾滾之長江奔瀉而東，唱歎江流古今不息、人事幾番遷換，氣勢磅礴，格局宏大；次則遊目騁懷，摹寫赤壁之奇險，緬懷豪傑之競逐。下片頌讚周瑜年輕得意、從容破敵，感喟自己迍邐蹉跎、鬢髮已斑，情感起而復落；末結則以「一尊還酹江月」之豪舉擺脫「人間如夢」之無奈，意氣昂揚。南宋陳鬚曾曰：「歌赤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註16〕〈念奴嬌〉之聲情效果可見一斑。而俞文豹《吹劍續錄》載：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註17〕

此則軼事係以〈念奴嬌·赤壁懷古〉、〈雨霖鈴〉（寒蟬淒切）爲例，較析蘇軾、柳永之詞風。〈念奴嬌〉弔古興懷，雄詞壯采，豪邁奔逸；〈雨霖鈴〉傷離抒情，軟語麗句，婉媚悱惻；二作之主旨、辭藻、情致本已大相逕庭。而善歌之翰林院幕士更由迥異之歌者、樂器，對比蘇、柳二人豪放、婉約判然異軌之詞風，真能探驪得珠。鄭氏詩句「紅

石居後草》，頁314～315。

〔註15〕〔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83年），冊一，頁282。

〔註16〕〔宋〕陳鬚：〈燕喜詞敘〉，見〔清〕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之曹冠《燕喜詞》，頁749。

〔註17〕〔宋〕俞文豹：《吹劍錄全編·吹劍續錄》，見《宋人筭記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38。

牙鐵板畫封疆，墨守輪攻各挽強」，則本《吹劍續錄》之說，凸顯蘇軾、柳永詞風迥別，豪放、婉約猶如畫野分疆，亦如公輸盤、墨翟之攻守交鋒。

汪筠亦對舉「豪放」、「婉約」以彰顯蘇軾之詞風，其〈讀《詞綜》書後二十首〉之六曰：

淺斟低唱何心換，海雨天風特地豪；待喚女兒春十八，紅牙明月一聲高。〔註18〕

首句之「淺斟低唱」擷自柳永〈鶴沖天〉（黃金榜上），全句探究柳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心曲。次句之「海雨天風」出自蘇軾〈鵲橋仙·七夕〉，全詞如下：

綈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駝女。鳳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欲去。客槎曾犯，銀河微浪，尚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註19〕

上片寫王子喬於七夕吹簫月下，揮別時人，飄然成仙，超曠情致不似牛郎織女之爲兒女柔情所苦。過片鎔鑄海渚之人乘浮槎、渡天河而至牽牛星之傳說；末結點明聚散隨緣之題旨。蘇軾此七夕詞不詠習見之牛女分合，絕去綺媚纏綿，而以聚散無常、瀟灑以對之豪情逸懷寬慰友朋之離情，超邁飄揚。而汪筠詩句以「海雨天風」之豪快奔放，對比「淺斟低唱」之婉曲纏綿，體現蘇詞豪放、柳詞婉約之風格。至於此絕後聯則引俞文豹《吹劍續錄》辨析蘇、柳詞風之記載，縮節有關蘇詞之論述，只言「待喚女兒春十八，紅牙明月一聲高」，然其命意不外強調蘇、柳二家豪放、婉約涇渭分明之詞風。

再者，汪筠詩句「海雨天風特地豪」之「特地」二字，頗值深

〔註18〕〔清〕汪筠：〈讀《詞綜》書後二十首〉之六，《謙谷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十輯，冊二十一），卷二，頁93。

〔註19〕〔宋〕蘇軾：〈鵲橋仙·七夕〉，唐圭璋編：《全宋詞》，冊一，頁294～295。案：《傅幹注坡詞》題作「七夕送陳令舉」，見〔宋〕傅幹注，劉尚榮校證：《傅幹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卷六，頁154。

究，此中涉及蘇軾開拓豪放詞風究屬無心之舉？抑或有意爲之？南宋湯衡認爲蘇軾不滿唐末以來詞壇流於穢豔浮靡，特意以詩爲詞，以其健筆正氣掃盡纖弱、革除積習，〔註20〕然金代王若虛主張蘇軾天賦卓絕，援筆填詞縱橫自如而超邁群倫，並非有意另闢蹊徑、力矯時弊，以與流俗爭勝。〔註21〕而觀蘇軾〈與鮮于子駿書〉曰：「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

〔註20〕湯衡〈張紫微雅詞序〉曰：「昔東坡見少游〈上已遊金明池〉詩有『簾幙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宋〕湯衡：〈張紫微雅詞序〉，〔宋〕張孝祥著，徐鵬校點：《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附錄，頁423。

〔註21〕王若虛《滄南詩話》曰：「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金〕王若虛：《滄南詩話》，卷中，收於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冊一《王若虛詩話》，頁201。而元好問亦有類似說法：「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謬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金〕元好問：〈新軒樂府引〉，《遺山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卷三十六，頁379），指出蘇軾能不泥於宮體柔靡婉嬖之風，曩然獨造，然其所作純任性情，應物興懷而縱筆填詞，並不斤斤於文字之工拙，不與前人爭勝。

節，頗壯觀也」，〔註22〕自稱〈江神子·獵詞〉（老夫聊發少年狂）一詞聲情豪壯，〔註23〕此等詞作異於柳永和婉柔媚詞風，足以自成一家。蘇軾將其詞作與當時風行之柳詞相比，流露「呵呵」自得之情，則其有意於柳詞外另立豪放詞風自不待言。且據前文所引俞文豹《吹劍續錄》之記載，蘇軾主動詢問善謳幕士已作與柳詞之差異，並對幕士之巧喻妙答「絕倒」（「絕倒」有極笑或佩服之意），則其有意創作豪放詞作以與柳永分庭抗禮之心態，昭然若揭。故汪筠曰：「海雨天風『特地』豪」，明言蘇軾開拓豪放詞風為有意之自覺行為，當為得實之論。

汪筠稱蘇詞豪放猶如「海雨天風」，而華長卿亦有類似表述，其〈論詞絕句〉之一五論蘇軾曰：

逼人海雨激天風，推倒詞壇一世雄；洗盡綺羅兒女態，銅
琶高唱大江東。〔註24〕

首句之「海雨」、「天風」擷自〈鵲橋仙·七夕〉（鵲山仙子），且本陸游〈跋東坡七夕詞後〉之評論：「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纈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註25〕。陸游推尊蘇軾此作超凡邁往、高曠飄逸，並以「天風海雨逼人」喻示其清揚警拔之聲情效果；華氏轉化其意，以「逼人海雨激天風」之激越雄渾形容蘇軾之豪放詞風。此絕

〔註22〕蘇軾：〈與鮮于子駿三首〉之二，〔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四，卷五十三，頁1560。

〔註23〕一般認為蘇軾此信作於密州任內，而信中提及出獵所作之詞，即此〈江神子·獵詞〉（老夫聊發少年狂）。而羅忼烈曾謂蘇軾此信作於徐州，且所作詞業已失傳，然王水照著有〈蘇軾的書簡〈與鮮于子駿〉和〈江城子·密州出獵〉〉一文（見王水照：《蘇軾論稿》，頁221～226），詳辯羅氏說法之不當。

〔註24〕〔清〕華長卿：〈論詞絕句〉之一五，《梅莊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冊一五三三），卷五〈嗜痴集下〉，頁607。

〔註25〕〔宋〕陸游：〈跋東坡七夕詞後〉，《渭南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卷二十八，頁250。

次句則謂蘇軾以其豪放詞風傲視詞壇、雄峙千古。第三句當化自胡寅〈題酒邊詞〉稱賞蘇軾「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之語，〔註26〕標舉豪放之蘇詞盡去華靡綺語、兒女柔情。末句更引俞文豹《吹劍續錄》之說，力陳蘇詞之豪放。

前引鄭方坤〈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一七與汪筠〈讀《詞綜》書後二十首〉之六，均只客觀稱述豪放、婉約詞風，對於二者並無主觀褒貶，鄭方坤更曰：「莫向此間分左袒」，主張二者當可並行，不必偏護任何一方。而章愷、李兆元則對豪放、婉約互有軒輊，章愷〈論詞絕句八首〉之四曰：

羅衫畫扇可憐春，花底吹笙韻絕塵；傳語教坊雷大使，銅
 琶鐵板太驚人。〔註27〕

前聯藉由形象之譬喻，主張詞體當如絲織衣衫、畫師扇子之精巧細緻，又如春色之和煦香蕕、惹人憐愛，亦如吹笙花下，雍容閒雅，幽韻細響超脫塵俗，然則章愷之崇尚婉約詞風不言可喻。後聯進而鄙薄蘇軾之豪放詞風，上句認同陳師道《後山詩話》所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下句化用俞文豹《吹劍續錄》之說，指斥彈銅琵琶、持鐵絛板以歌「大江東去」不符詞體婉約本色，誠不足取。

章愷揚婉抑豪，李兆元則揚豪抑婉，其〈論詩絕句〉之八曰：

詩古詞今貴別裁，屯田那有大蘇才；放歌氣要吞雲夢，攜
 取銅琶鐵板來。〔註28〕

首句強調詩詞創作貴能別出心裁，以下則以俞文豹《吹劍續錄》之記

〔註26〕〔宋〕胡寅：〈題酒邊詞〉，見〔明〕毛晉輯《宋六十一名家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之向子諲《酒邊詞》，頁220。

〔註27〕〔清〕章愷：〈論詞絕句八首〉之四，《北亭集》，卷二，見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附錄「清代論詞絕句組詩」，頁386。

〔註28〕〔清〕李兆元：〈論詩絕句〉之八，見郭紹虞、錢仲聯、王遽常編：《萬首論詩絕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冊二，頁654。

載爲本，認爲柳永才華不及蘇軾，放聲歌唱自當氣魄宏大，須以銅琵琶、鐵絛板伴奏方能盡興。此中揚舉蘇軾豪放詞風、貶抑柳永婉約詞風之用意，至爲明顯。

鄭方坤、汪筠、華長卿、章愷與李兆元概以「豪放」評定蘇軾之詞風，惟「豪放」一詞意謂豪邁奔放、無所拘束，瀟灑超逸爲其佳處，過則淪爲粗豪、叫囂。不善學蘇詞者每以「豪放」標榜，實爲「粗豪」之贗品，王僧保有詩闡述蘇軾豪放詞風之真義以指摘此弊，其〈論詞絕句〉之七曰：

慷慨黃州一夢中，銅弦鐵板唱坡公；何人創立蘇辛派，兩字麤豪恐未工。〔註29〕

首句論贊蘇軾黃州詞作所呈現之心境，蓋蘇軾因烏臺詩案而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三年（1080）二月抵黃，而至七年（1084）三月改授汝州團練副使，四月離黃赴汝，謫居黃州凡四年又二月。蘇軾〈自題金山畫像〉曰：「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註30〕雖有自我解嘲之意，然亦透露黃州生涯乃其人生重要歷程，而其詞作亦至黃州始臻極詣。檢視蘇軾黃州詞作，常見人生如夢之表述，如〈滿庭芳〉（三十三年）：「居士先生老矣，眞夢裡、相對殘釭」、〈十拍子·暮秋〉：「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裡無何即是鄉」、〈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念奴嬌·赤壁懷古〉：「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醉蓬萊·重九上君猷〉：「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等。〔註31〕蘇軾看待聚合、外物、

〔註29〕〔清〕王僧保：〈論詞絕句〉之七，見況周頤：《阮盒筆記五種·選巷叢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卷二，頁690。

〔註30〕〔宋〕蘇軾：〈自題金山畫像〉，〔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八，卷四十八，頁2641。

〔註31〕以上所引詞作分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冊一，頁279、295～296、290、282、296。至於諸詞之編年，參龍榆生：《東坡樂府箋》（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鄭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